

THE POSTCOLONIALISTIC WOMAN

后殖民

刘敏 □ 著

女人



漓江出版社

后殖民女人



THE
POSTCOLONIALISTIC
WOMAN

刘敏 □ 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殖民女人/刘敏著. 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407-2883-3

I. 后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2994 号

后殖民女人

作者◎刘 敏

责任编辑◎陆汉波

封面设计◎罗 云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bs@public.gj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200 千字

印张◎8.5

版次◎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25000

书号◎ISBN 7-5407-2883-3/I·1725

定价◎15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一 蓝色的眼泪 /1

蓝色表达一种兴奋和矛盾的感觉,新婚不久的娇妻送别丈夫远涉异国他乡,蓝天碧海,远走高飞,流下多少伤痛的眼泪。

二 橙黄色的蛋糕 /8

暖色显得离观者更近,是一种近距离的吸引人的颜色。来自美国的嘉艳女士,就像是一块橙黄色的奶油蛋糕,甜腻腻地走到了你的身边。

三 藕荷色的期待 /25

有人把藕荷色看成是冷却的红和升温的蓝再加一点白。这种暗淡中隐含着脆弱希望的颜色,就好比女主人公肖遥的心态。送走了留学美国的丈夫。丈夫不仅带走了她的情和爱,也带走了他们全部的积蓄。留守的她,沉浸在一片思念、孤独、寂寞、期待中。

四 红罌粟跳舞 /35

红罌粟花美丽迷人,好看带毒,令观赏者满眼靓丽,挡不住的诱惑。夜幕下女生意人和官宦之间的交易,就像是食了罌粟汁,变得甜蜜蜜醉醺醺,那是一种染了毒的麻醉状态。

五 绿色芳香 /52

绿色不张狂,不热烈,散发着柔软的青草的芬芳。肖遥终于成为美容院的老板。她理智地选择了一种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经商门路,因为她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奇迹。

六 粉红色的胭脂 /68

女人身上的脂粉气在美容院变得浓烈起来,那里到处弥漫着女人的胭脂和脂粉的味道。这种味道闻久了,真奇怪,你会发现在女人身上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

七 浅黄色的羽毛 /80

黄色是一种脆弱的颜色,这个颜色对于搀杂其他颜色极为敏感。加一点绿,就变成了难看的硫磺色,加一点深蓝,就会显出一种青黄不接的病态。羽毛在人们的视觉中轻飘飘地随风摇动,浅黄色的羽毛看上去脆弱惹人怜爱,这种感觉就像是女主人公肖遥,她在丈夫和情人两个男人之间徘徊不定。

八 给咖啡加点糖 /90

咖啡色越来越在人们的视觉中变成一种生动的颜

色,这种颜色仿佛带着表情款款而来。肖遥约朋友聚会,大家聚在一起谈起惊心动魄的出国故事,就像是给苦涩的黑咖啡,加糖,加奶,加冰,谁又知道,没有人别出心裁地想往咖啡里加辣椒和盐呢?

九 黑色的颤抖 /107

黑色是一种含混的颜色,当人的眼睛注视着黑暗的时候,渴望有白色的亮光出现。肖强炒股被骗,他仿佛一夜之间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,眼前到处是黑色的颤动。

十 蓝色的冰山 /116

飞过蓝天,跨过海洋,蓝色离我们越来越远。肖遥所有的热情已经耗尽。当她遥望美国的蓝天,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蓝色的冰山。心的寒冷,比那座冰山,还要寒气逼人。

十一 灰色的交易 /128

灰色是一种混浊的颜色,有堕落感。女主人公肖遥,为了去美国,她身陷在两个男人的一笔交易之中。她虽然非常地痛苦,但是为了达到目的,她不惜人格的分裂,去完成自己。

十二 火光中的霹雳 /166

火光,霹雳,天光地影,这种极为动感的画面,让人联想到火是激情,也是灾难,也是事情发展到极致的疯狂状态。从美国回国的嘉艳,与旧情人幽会,她在寻找自己感

情归宿的同时,险些被旧情人的妻子毁容。肖遥的机智帮助,使嘉艳躲过了一场空前的劫难。

十三 三色的鸡尾酒 /182

鸡尾酒是一种色彩斑斓的酒,畅饮着不同层次不同味道杂交的酒,联想到百味人生。在外国大使馆门前,那些怀着各种目的使出各种手段出国的人,就如同这杂色的鸡尾酒,花花绿绿,对西方世界充满了无限的畅想。

十四 金色的魔鬼 /194

金色是多么诱人的颜色,金光闪耀,千万里我们追寻着你,你就是我们的惟一。梦,天堂,富有,自由,快乐,光明,那就是美国。可是在肖遥的眼里,美国你怎么变得不再是美国。噩梦,欺骗,失望,失去亲人的孤独,美国就像是一个金色的魔鬼,把一个漂亮女人的梦给破掉。

十五 银白色的阴影 /254

白色具有特殊的双层性质。一方面是极度的充实,另一方面又是没有颜色,纯洁的。但是白色也呈现一种虚无的象征。它的无和空,又潜藏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,仿佛白色的后面隐藏着风暴,阴谋,惊慌,还有更恐怖的深渊。肖遥的美国梦很快破灭。她和丈夫离了婚。她孤身一人回到了中国。她认为摆脱人生所有失望的惟一出路,就是重回到人类的精神世界。终于有一天,她走进了未名湖畔,找到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坐下来,开始了她读书考博的艰辛历程。

一 蓝色的眼泪

冬天，一个下着雪的早晨。高速公路上，一辆黑色别克轿车，在雾雪中穿行。

车内坐着史爱隆和他刚新婚八个月的妻子肖遥，还有肖遥的弟弟肖强。

“别哭了。”丈夫说着递给了妻子一张餐巾纸，妻子接过纸不停地擦眼泪，她擦过眼泪的纸，被丈夫拿着打开车窗扔到了外面，霎时刺骨的寒风吹进车内，她打了个喷嚏。她突然被一阵冷风吹清醒了，伸出了自己雪白的小手，无力地将遮挡在脸前的一缕缕乱发向后拢，这时露出了她那张象牙色的脸。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睫毛又密又长，而且向上翻卷着，她的小鼻子坚挺，嘴唇很性感。虽然她的眼睛哭得有点红，但是看上去更生动，一种玲珑剔透的美。

“眼下还有比送自己老公出国更好的事儿吗，姐夫真的算是很幸运了，出去读法律专业，这个专业如果学好了，在美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。再说他出去了，姐将来出去，就有希望了。”弟弟肖强坐在前面，望着窗外纷纷洒落的雪花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现在有点钱的人都拼命往外面跑，我们已经算是落伍的了。不过也还不算太晚，总算在2001年，新世纪之初，就把出国的事儿搞定了。”史爱隆看上去很得意。

“我们一家人为了你出国付出了这么多，谁知你到了那边会怎么样？我们都再也经不起失败，万一失败，已经没有时间从头再来。”肖遥闪动着美丽的大眼睛，深情地看着丈夫说。

“你现在操的心也太多了，大不了，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，挣点钱，回家来。”史爱隆说这句话时，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悲壮。

“眼下做好留守女士是最重要的，我知道你这个角色不好当，也真难为你了。”史爱隆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他说到这，眼圈也有点红了。

“肖强没事多陪陪你姐。”

“我会的，今后还靠姐夫在美国混好了，我也出去看看。外面的世界多精彩，人生一世，总不能呆在一个地方不动劲儿。”肖强说完，回头看了看姐夫。

“如果混好了，当然没有问题。就怕什么也没有混出来，倒让大家白向往一回。”史爱隆表情喜忧参半，他拍了拍肖强的肩膀。

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急速行驶，一时大家沉默起来，车厢内的气氛变得有些令人压抑。窗外一片灰蒙蒙，天上还在下着雪。

“你们真够幸运的，如果再晚一点出来，高速公路就该封路了。”司机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开慢点，反正时间还早。”史爱隆对司机说。

“说不定姐夫在那边混好了，明年这个时候姐姐就能出去了。”

“现在还什么也说不上，一切都要看到了那边的发展情况。”

“其实先出去闯的也不容易，两眼一抹黑，一切都要靠自己闯。男人为女人铺好了路，女人再出去，就暂时不会为租房子和找工作为难了。所以说，当男人还是比女人苦。”史爱隆自己在大发感慨。

“其实分离是最痛苦的，现在你们俩可都变成单身了，争取早点在大洋彼岸团聚吧。”肖强说完，顺手指了指前方说，“到了，前面就是北京机场。”

一到了北京机场，国际出关的第一道关口就将送行的人们挡在了外面，再想往里面多送一步，连门儿都没有。史爱隆又是第一次出国，他刚一到机场就显得非常紧张。他先是急急忙忙地跟肖强拥抱了一下，由于他的紧张程度过高，他拥抱的动作显得傻里傻气。他和妻子告别时，生怕别人看见他们亲热，就将自己的头拼命向下压低，狂吻着妻子那酷似象牙白的脖子，肖遥两只白皙的手十分用力地抓住了丈夫皮夹克的两只袖子，由于她用力过猛，那看上去并不很柔软的黑色皮子，被她痉挛的手抓得皱成了一团，大概两个人只有此刻才感到了真正分离的到来，有一瞬间两个人几乎同时忍不住哭出声来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男儿一旦流眼泪，仿佛就像是一股电流，迅速传染给了站在一边的肖强，他也憋不住，眼泪快流下来了。这样的分离实在是太痛苦了，尤其对于像肖遥这样一个有着惊人美貌的女子，真不知送走了丈夫，她未来的日子将怎样度过。肖遥当时看上去十分的可怜，丈夫最后不得不有点生硬地将她紧抓着自己皮衣袖子的手掰开，否则他是休想与她的身体分开。这一幕感人的场面，让站在肖遥身边的肖强看了心都要碎了，如果一个女人非要经历如此的悲伤与自己丈夫分离，那她的牺牲实在太多了。

最后还是史爱隆先恢复了理智，他抬起了自己悲伤的脸，一只手扶着已经瘫软的妻子，一只手招呼正愣在那不知所措的肖强，示意赶紧过来扶姐姐一把。肖强见此情景，马上跑过去抱住了哭得浑身发抖的姐姐，史爱隆这才得以脱身。史爱隆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他冲着埋在弟弟肩头上继续哭泣的妻子，强忍住悲痛，声音

哽咽地说：“千万别再哭了，这回我可是真的要走了，抬起头来，让我再抱抱你吧，一定多保重，等着我们的团聚，我会想你的。”史爱隆说完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头来，他毅然地走了。

肖遥冲着丈夫史爱隆的背影，伸出了自己无力的手臂向他摇晃着，那苍白无力的手臂，像一枝干枯的小树杈，在人头攒动的首都机场，留下了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从首都机场出来，肖遥的眼睛哭得红红的，她自己去了厕所。肖强趁势站在雪地里点燃了一支烟，他看着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狂风把雪花卷得乱飞，在雪地里穿行的汽车开始打滑，肖强更揪心了，早不下雪晚不下雪，偏偏赶上今天下大雪，瞧，赶上这个倒霉的天气，回去的路可怎么走啊！

肖遥去了卫生间就忍不住吐起来，她吐完在卫生间里洗了把脸，然后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小脸儿哭得像什么了，眼睛红得像两个小柿子，哭过的脸不仅发干，被凉风一吹，皮肤像针刺一样地痛。她从包里掏出口红和化妆品往脸上抹了一点，感觉好多了。

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肖遥，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，茫然地看着肖强说：“我的心全空了，我现在怎么这样发虚呢？”她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。

“你别再想了，人都走了，想也白想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先学会适应一个人生存，当然还有姐夫留下的一屁股债，你拿什么还？你们刚结婚八个月，姐夫就自费出国留学，你就差把房子卖了送他出国！”肖强说着与姐姐一起走到了大门外。

肖遥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发呆，肖强喊了她一声：“嘿，看什么了，咱们的车在哪儿？看我们赶的这鬼天气，雪越下越大了。”肖强在四下寻找着自己的车。

“出门没好天,预示着今后事情的不顺。”肖遥望着被风吹得在空中翻滚的雪花,一脸绝望地说。

“我们别在北京多停留了,趁着天亮赶回去。”肖强对姐姐说。

“我们没事,司机要不要吃点东西,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家。”肖遥问弟弟。

“那我们就给司机买点吃的,趁着天亮赶回家。”肖强果断地说。

下午一点多钟,天黑得像傍晚时分,灰蒙蒙的天就像是扣在人们头顶上的一个沉重的大锅盖。弥漫在天空的雪花,使人的视线变得十分模糊。车子在缓缓地前行,坐在车上的三个人,每个人都在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肖强坐在前面,心里一直紧张地注视着行走艰难的路面。他比司机更紧张,只要一路平安到家,他就算完成了任务。他今天看见姐姐和姐夫分离的那一幕,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。这个家只要有一个人出去,就算散了。肖强为了出国,一直没有结婚。姐夫出去对于姐姐的未来也许不是梦,但对于自己来说却也多了一条路。自己这几年一直在寻找着出国的机会,包括劳务出口也不是没有想过。但究竟怎样选择出国之路,他至今也没有找到一条最好的出路。可是他一直也不放弃出国的追求,他相信只有出国,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,所以他一直不失时机地盯住自己身边每一个出国的机会。

肖遥半仰半坐在车的后面,车内光线很暗,更显出她那张苍白的脸。她一直眯缝着眼睛,一脸倦怠和痛苦。不知不觉汽车又上了高速,回来时高速公路上车不多,但是已经有扫雪的车在前方扫雪,所有车辆的车距都不敢离得太近,显然路比来时更难走了。

肖遥开始昏昏欲睡,突然肖强对司机说:“坏了,前面那辆车要

出事。”说话间,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轮下开始打滑,这样的冰雪路面是很难踩刹车的,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就怕串糖葫芦似的一连串出事。眼下已经来不及犹豫,眼看着就与前面那辆正在打滑的白色轿车相撞,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,司机毫不犹豫地一脚踩住了刹车,他大概实在是太缺乏走雪路的经验了,这一脚刹车踩上去不要紧,车子当时就地打起转儿来,车头倒转,霎时与后面顶上来的一辆轿车相撞,这一切全发生在几秒钟之内。撞车的那一瞬间,只听见肖遥惊叫着:“完了,完了!”紧接着她好像完全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,拼命抱低自己的头往车座底下钻,坐在前面的肖强失声地喊着:“不要踩刹车,快松脚,快松脚。”可是司机哪能听他的指挥,车子撞完了,又原地转了几圈,眼看着保险杠、车灯,最后是挡风玻璃破碎发出的巨大响声,等车子最后停下来时,大家都吓傻了,竟没有一个人动。还是肖遥反应快,她惊慌失措地喊:“肖强,肖强,你怎么了,快来帮我啊!”这时只见司机的脸上已经有血流出来,肖遥更慌了,坏了,坏了,出事了!这样惊慌失措了大约有三四分钟,谁也顾不上谁。好了,肖强醒过来了,他比谁咋呼得都凶,他以为这下子全完了,所以撞车的那一刹,他吓晕过去。

肖强终于清醒过来了,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找人,而是爬起来就去抓车门,他有一种本能的逃生的欲望。肖强和姐姐的反应明显不一样,肖遥见弟弟奋不顾身地往外爬,就惊叫着:“快,车门在这边。”肖强听见姐姐的尖叫声,才又回过身来。

“先冷静,别慌。”司机没等别人过去扶他,他自己就捂着脸从车里钻了出来。这时其他车上的人也跑过来看望出事的他们,好在人员看上去没有受太大的伤。车子除了前脸被撞瘪了,好像其他地方也没有大事。这时,肖强跑到雪地里捡回被撞飞了的保险杠和车灯,以及汽车上掉下来的其他小零件。

出事后，高速公路上流动的清障车立即赶到了，人家看见肖遥他们人车没出大事，很快也就过去了。肖遥和弟弟又都钻进了汽车里，司机从侧面看过去，脸色很难看，右下巴有一块血肿，鼻子出了一点血，现在没事了。

肖遥始终惊魂未定，她的眼睛一直在恐慌地注视窗外阴沉沉的天空。

肖强突然打破沉默说：“瞧瞧，姐夫可真是的，也不知他坐在飞机上有没有感觉。”

“别乱讲。”她马上制止弟弟。

肖遥忌讳弟弟这样说，但是，在她的心里，还是无形中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也许这场车祸对于她和史爱隆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。

这世界，惟有阴影是可怕的。

但是，也惟有千方百计想办法走出阴影，那才是最具有诱惑的希望。

二 橙黄色的蛋糕

这是史爱隆给肖遥安排的一次拜访。

史爱隆大概是在美国的电话亭,打来这个极为简短的电话,电话里只说了半句就匆匆撂了。史爱隆说:“我让嘉艳给你捎信回去了,她会打电话找你的。”说完这一句话,电话就放下了。后来肖遥明白了,这种快速打电话,如果不到一分钟,可能连钱都不会收的。放下这个电话,肖遥心里一阵酸痛,这说明丈夫在外面很难混。

烦人,睡不着,只要家里电话铃一响,肖遥就以为是嘉艳打来的。她就这样神经紧张地过了足足有 48 个小时,终于在一个晚上的 11 点多钟,她接到了嘉艳女士打来的电话。

“喂,您是肖遥吗?您先生让我给您捎来了一封信,您可以在明天中午 11 点 40 分到我家来拿。您看好不好?”一个娇滴滴女人的声音。

“能不能再早一点呢?”肖遥迟疑了一下,因为离午餐太近,她怕影响人家吃饭。

“再早我还不能起床,我的时差一时难以倒过来。”依然是那个很娇媚的女人的声音。

“那好,就这样吧,我明天中午 11 点 40 准时到。”肖遥觉得人家大老远从美国给我带东西来,自己实在没有理由不按时去。

既然是丈夫在美国认识的朋友，自己也要适当打扮一下，不能显得太寒酸，谁知道在国外这个女人能不能帮上自己丈夫呢？

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，穿衣服方面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讲究，自己最好也穿得随便一些。肖遥特意选择了一身黑色牛仔，脚下穿了双高跟皮鞋。对着镜子一看，挺拔又潇洒，这副装扮，比自己实际年龄还要年轻，她比较满意。

嘉艳住在一个文艺团体的宿舍，这说明她的家人可能有在文艺单位工作的。肖遥敲响了嘉艳家的房门，从里面传出了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：“来了。”肖遥一听就知是嘉艳本人。

“你是史爱隆的太太吧，快进来。”一个跟刚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演员似的女人站在门内对肖遥说。

“是，我是史爱隆的妻子。”肖遥被嘉艳热情地让进屋。

没有想到嘉艳是这副打扮，她的装束与自己对待美国人的观点正相反。这个名叫嘉艳的女人，穿了一条粉红色的拖地长裙，上身是一件黑丝绒的短款衣服，颈脖处还有一条与裙子相似的丝巾。她化了浓妆，这样打扮的女人，在肖遥看来，很特别，她要干吗？难道她正准备走上舞台去演出吗？如果不是，那这样的打扮太显做作了。

“真是给你添麻烦了，史爱隆在那边怎样？是不是很艰难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肖遥忍不住一连串的问题，她自己也不知这样问妥当不妥当，她一见了这个女人，心里就开始纳闷。史爱隆刚到了美国，凭他一个穷得连电话都打不起的人，是怎样有机会跟这样一个漂亮女子相识的？他的大学里难道有这样打扮的女人吗？可是从这个女人白皙的肤色看，她好像并没有受过什么苦，关键是看她那一双白皙

的手，根本就不像是洗过碟子刷过碗的手。史爱隆是怎样与这个满身散发着脂粉气的女人认识的呢？

肖遥见了嘉艳，就从心底一下子冒出了无数的问号，她对眼前这个好像与舞台息息相关的女人，产生了无限的好奇。

“你家先生刚到我家开的餐馆打了三天工，偏巧就赶上了我回国。他一听我也是这个城市的人，很高兴。你先生在我家的餐馆送外卖，他看上去挺能干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“你是哪年出去的？”肖遥对嘉艳的好奇心实在是太强烈了。

“我是1991年嫁到美国去的，在外面整整呆了10年。”嘉艳说着话，从一个黑色的皮箱里拿出了白色的信封，肖遥知道那肯定是丈夫让她带来的信。

“这是你先生让我带给你的信。”嘉艳很郑重地将信交到了肖遥的手里。

肖遥接过信，虽然她心里很急切地想看看丈夫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，但是，她更想多知道一点丈夫在美国的真实情况，于是她问：“他送外卖是自己开车吗？”

“他是骑自行车送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拿到驾照。”

“我想他刚去这么几天，也不可能自己开车。”

“不过，他要想在我们这里干，就必须尽快学会开车，在美国没有车，寸步难行。”

“听说在美国买辆旧车很便宜，是吗？”肖遥认真地问。

“是的，美国的旧车很便宜。你家先生再挣上一段时间的钱，就可以买上一辆二手车了，有了车，就方便多了。”

“他刚到美国，人生地不熟，还请你们多多关照。”

“这你就放心吧，很多中国人刚到了美国，都在我们餐馆里打工，等他们一旦挣了一点钱，就开始从我们这里跳槽，再找更好的